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張燾

謄録監生臣張龍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二十三

明　胡廣等　撰

祭統第二十五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然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怵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内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

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内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為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

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去聲此孝子之心也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已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能俯然後能

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怵而奉之以禮者福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為虛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勉強參之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

祭者所以追養(去聲)繼孝也孝者畜(敕六反)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

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敘之倫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畜之意也嚴陵方氏曰追養繼孝養為事親之事孝為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絶孝子之事其亂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之不逆於人倫可知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去聲沒則喪喪畢

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去聲也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為主喪以哀為主祭以敬為主時者以時思之禮時為大也

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石林葉

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内者故曰孝子之心也

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去聲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

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按内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蚳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

嚴陵方氏曰既内自盡於已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内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爲言也必曰玉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内之官也官所

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葅以醢類也故周官醢人然以柄物為之則曰葅以動物為之則曰醢水草之葅即七葅所謂茆葅芹葅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葅又有葵葅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為三俎矣言實則葅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為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興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内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内則盡志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東南陽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純服諸侯言冕服純服亦冕服也純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地而耕爲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蠶爲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陰殺之别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内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内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上聲)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

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為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禋明享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為序彼以事之內外為序也解亦見彼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內

是故先去聲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

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緇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赤軫反卿大夫從去聲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句夫人薦涗詩畏反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才又反

宿讀爲肅猶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芻藁也殺牲用以薦藉○

疏曰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涚水者涚即盎齊盎齊由自濁用清酒以涚泲之也涚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横切之不使絶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

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嚌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祼尸之事

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內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與明堂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褘則君純冕者衮冕也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祼之理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紖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

人奠盎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涗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涗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涗矣祭義不言者略也齊者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嚌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者蓋芻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盎必居於薦之前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

竟内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内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内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耤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内樂之言與天下竟内共樂皇尸也楊

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於鳧鷖又稱公尸何也鳧鷖兼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衆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

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祼以降神於禮爲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内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内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内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爲本耳

嚴陵方氏曰三者葢周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祼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

諸陰而尚臭也故重祼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爲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祼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内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内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内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劉氏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餕餘之禮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餕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餕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是故尸謖縮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

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讀為餕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去聲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現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

謖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

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修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

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

當受惠於其君餕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設與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設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設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設者以此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為多也特取其修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為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內故爾諸侯廟中為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平聲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羞之具凡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嚴陵方氏曰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顧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餒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為物大者祭之體也興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為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為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為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其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宗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其君長祭所以

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嚴陵方氏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

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為主下之事上以情為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為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現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色介反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去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伯更反)此交神明之道也

筵席也几所馮以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其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是也祊說見

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道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閒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几筵祝祊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君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為臣子而事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

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為體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嫌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杭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

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以父子為倫焉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

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瑶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

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

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酳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后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王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煇胞翟閽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為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疏曰祭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别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别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

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去聲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長樂陳氏曰施爵賞

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君卷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效執醴授之執鐙登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冕副禕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禕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受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渒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平聲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

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

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

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運胞庖翟狄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

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内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

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_藥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

烝

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禮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

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爲盛焉

乏故及於秋已爲盛矣此禘所以爲陽之盛嘗所以

爲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石林葉氏

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

夏爲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

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刈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嘗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

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歟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應氏曰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也石林葉氏曰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為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境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為也發德顯其所當為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謂是矣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愛敬於親則雖不身涖之蓋猶祭也不知祭之義則內不得於其

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為敬乎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銘者論譔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

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比志反〉

論說譔錄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爲則是教也

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爲此也亦因其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几杖杯

鑑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溢也祭器即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去聲)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已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已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非知莫及

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

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故衛孔悝恢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格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並去聲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去聲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亦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已故

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

叔舅擞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衛

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

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

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

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

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

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

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圉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

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嚴陵方氏曰施于烝彝鼎者施其銘于烝祭之二器也祭器必以彝鼎則與禮之守宗廟言不喪匕鬯同義蓋匕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秬鬯故也彝之裸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享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為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

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勲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為國家之重嚴陵方氏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

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内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為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為尤盛也故閟宫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隆殺以兩而已

言舜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經解第二十六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燭辭比毗志反事春秋教也故詩

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温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

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絜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應氏曰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寛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

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品節未明德性未定無以飾貌正行故失之煩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

之言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
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
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
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
故其教則温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
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
人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脉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
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
故絜静精微禮飾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
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
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
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修
身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
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

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石
梁王氏曰此段最粹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
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

利萬物言其化洽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
微小言其政術也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
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
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雖乎鄭衛不能入
也○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為之所在故道仁聖禮
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
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
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
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
有度其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
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
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
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其意同

發號出令而民說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上聲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去聲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以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為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

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臨川吳氏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霸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

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禮之常圜者禮之變若以禮爲體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以喻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

矩之於方圜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圜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方氏曰隆

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臨川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儕於編氓而謂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

鄉里者皆謙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怪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

而去上聲之者必有亂患

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

者人之所略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别也○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去聲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去聲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苦謂不至不荅之屬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

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僻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為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為之鄉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禮記大全卷二十三

禮記大全卷二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曾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此皆禮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之也○臨川吳氏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

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婦黨曰昏壻黨曰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之兄弟也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此者指節事辨別之禮而言然者如此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此所以答哀公言禮何其尊之問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强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

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絶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絶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_祈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

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

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已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為主喪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皆無所不盡至於自奉乎已則以恭儉為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試味以與民同

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去聲）淫德不倦荒怠敖（去聲）慢固民是盡午（去聲）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去聲）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午其衆違逆衆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

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今之道也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七小反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愀然愀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臨川吳氏曰人道謂治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臨川吳氏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去聲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方氏曰夫婦有内外之位故曰别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爲之本故後言大昏爲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爲大禮以敬爲主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爲敬

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别而其情褻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内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内也君臣外也問所以

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

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教我也○石梁王氏曰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慶源輔氏曰頗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　臨川吳氏曰言配合二姓為夫婦以繼續先聖之後祭祀之時君為外主夫人為內主故曰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不得祭天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爾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為之主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

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振爲恥國以不興爲恥○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内外之禮交洽則國家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爲過矣○石林葉氏曰昏

以繼萬世之嗣而為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
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
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
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
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
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于事之廢墜可恥者
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
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
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
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
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
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
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平聲）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

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迄乎天下矣大泰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曁也如朔南曁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

王之道也○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爲主於内者妻也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内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爲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爲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長樂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身

非為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靡有以異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傚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儀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内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為人所毀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下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曰能敬其身則能成

其親○慶源輔氏曰慎言謹行以敬其身則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已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

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俯能無所擇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已之名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

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内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嚴陵方氏曰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内成而無虧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

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開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與

公曰寡人惷尸雍反愚冥煩子志如字之心也

惷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

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孔子蹴蹙然辟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變容爲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

孔子以為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

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音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汝
三人者吾語去聲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
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
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恭爲主然達於
節文則有二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貌逆者悖戾
爭鬬之事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

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即論語所謂口給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嗣

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為問　臨川吳氏曰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為過不足者為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亦有不及故因言師商之過不及而并言之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無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嗣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前言禮釋回增美質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人而不仁如禮何此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也○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

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已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已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所

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為仁也嚴陵方氏曰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為陰神為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處

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

嚴陵方氏曰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處田以所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奥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謂閨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

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方氏曰奥爲尊者所居阼爲主者所在寢則無侵房

則有方至是極而中者爲極自是衰而殺者爲榱楹

以盈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櫨若顱然楣

若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魯莊公丹楹刻桷

臧文仲山節藻棁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爲升以象陽

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

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

天也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為鼐以象氣之所仍揜者為鼒以象才之所任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此而已以兆之則有扃以既之則有概而量之所象又有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鼎之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有樂之象焉其亨足以享上帝而鼎又有禮之象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

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閎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葢量爲器之大者大者得其象則小者從可知鼎爲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

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已復禮為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無一事之非仁也　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禮異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異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宫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宫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辨說則不失人以之居官則不失為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亦禮之達者與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去聲與平聲倀倀昌乎其何之譬

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别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倀倀無定向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

而使之恊合也

臨川吴氏曰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簴者也興作也升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

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歌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畧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三子求節文於天理之中也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埜

綏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葢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其用為大故歌之以送客振鷺助祭之詩其用為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二詩本主於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

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於鄉飲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言天子饗神之事此言諸侯饗賓之事重輕固可知矣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正理不外是矣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慈湖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興而金作繼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為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為也又曰下而

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而即吾之中采薺也容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此豈說合而强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臨川吳氏曰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序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脩具而無缺也於斯時也見其藹然親厚相愛之心故曰

知仁焉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虚

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言禮者理也樂者節也蓋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墻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為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

素謂質朴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長樂陳氏曰禮煩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葢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興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為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己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

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平聲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文謂文章之顯設者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是以行之在人也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貶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

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知其相為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

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子張復扶又反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拙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洛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泰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筵席也綴兆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茍簡爲之亦必有奧阼之處蓋室之有奧所以爲尊者所處

堂之有阼所以為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禮足以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謂禮言行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有其位焉固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隅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陞別於賓所謂室有奧

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向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為政者可舍之而他求乎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方氏曰發朦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石梁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長樂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為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為民父母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奉三無私而先令聞葢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横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

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内以達外故曰行横

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洛

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微而不

泥於迹之謂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盛則言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

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横於天下也馬氏曰五至者治已之事也治已莫如志故以志為先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可與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已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已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道之妙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寛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

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栢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爲匍伏地爲匐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爲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也則此

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臨川吴氏曰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後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

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去聲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内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

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威儀遲遲者

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怠故繼之以威儀翼翼

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以上下和同和同

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愈大則

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

服之喪始之以内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

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

繼之以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

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

○應氏曰大抵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賛美之不已也○劉氏曰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之志動天地之氣也氣志不違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之志也

藍田吕氏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

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旣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旣充威儀旣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去聲）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如字）湯降不遲聖敬日齊（躋）昭假（格）遲遲上帝是祇

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葢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

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嚴陵方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不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

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春夏之啓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載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顯設地順承天施故能發育羣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藍田呂氏曰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

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敎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敎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嚴陵方氏曰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敎以四時爲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敎以庶物爲主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風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其序後於神氣風霆者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故也且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小大之別多少之分則聖人之設敎豈能舍是哉故曰無非敎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

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拆震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揚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蓋以是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

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眹者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爲之出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爲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爲之生賢佐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爲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嚴氏曰嵩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爲周室之翰榦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

于以宣布其德澤藍田呂氏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將至則有開於興王必先有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有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嵩高者生賢之詩也宣王中興之王也申甫閒生之賢也故能為周翰以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以明義也○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耆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助者天人之相應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去聲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恊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

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先其令聞者未王之先其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恊詩作洽詩美宣王此亦取以為喻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

○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藍田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懋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為協辭之謨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詔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故以嵩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禮記大全卷二十四